2020年9月10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责编：黄玮　执行编辑：张克伟
解放日报

“银幕将军”汤晓丹

汤沐黎

2020年，是先父汤晓丹导演110周年诞辰。

8年了，国内外有些老影迷记得他，问如何纪念。我建议说先父一贯行事低调，只要翻翻老光盘、看看老片子，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了。言毕附七绝一首，代为片名索引：“沙漠渡江南北征，盛衰无阻拓新程。阳春又过百十寿，红日高悬不夜城。”

至于我自己，则打开电脑，沉浸在码字的情思中……

当谢父亲面子大焉

我们两兄弟，小时候就习惯了父亲缺席不在家的生活。他长年累月拍电影，远近奔波，多在艰苦内地，行内叫“出外景”。回沪后也不轻松，要加班加点完成后续制作。能干的母亲十分关注孩子的成长，可她做完剪辑工作下班后，还要向苏联专家学习俄文，不得不送我们去托儿所全托。以后，我们相继过渡到校园天地里去了。

每天放学铃响，我待在世界小学出墙报、练乒乓，周末上午“生活小组”集体做作业，下午少年宫学画。而沐海弟则在东湖路小学、游泳池和练琴房之间三头跑。家中熄火，饿了嘛，就各自去兴业里居民食堂凭票吃包饭。这种生活方式早早唤醒了我们的独立自强精神，也造成对父亲早年印象的零散稀疏。

至今印刻在我心里的图景有这么几幅：

1956年秋冬，父亲拍完《沙漠里的战斗》从新疆归来，全家去虹桥机场迎接。眼前的人风尘仆仆、衣裤皱巴巴不说，皮肤黧黑，嘴唇干裂，还平添了一撮胡子……这是我爹吗？他离家时可不是这样子的啊！

窗外襄阳公园春光明媚，父亲倚窗而立，摊开油画架调色，写生穿红衫的母亲。好立体呀，幼小的我心中赞叹，顿时就迷上了这门艺术。

盛夏大暑，在人挤人“插蜡烛”的常熟游泳池里，父亲耐心地教弱小的我练蛙泳。泳姿欠标准，不免被后来居上至徐汇区游泳队的沐海打趣，然而挺管用，多年后我在海外靠此技下太平洋、大西洋，游刃有余。

大约每月一趟，父亲率全家光临市文化俱乐部法式餐厅，鸡鸭鱼肉伺候。少年的我只觉得居民食堂跟不上身体发育的需求，故每趟到此用餐都填得要松裤带，全然不注意左邻右桌的明星们……

此外，还有件和电影沾边的事值得一提。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影托儿所时代，各剧组都到本系统托儿所挑选临时小演员，图的是手续简便，家长肯放人。这次来了位导演，听阿姨报上父名，便一把拉我出群，横看竖看，带去大木桥路摄影棚。棚中央搭着庞大的麦秸垛，垛前泥坪上摆着石墩，石墩上坐着一位头缠白巾的“老农”。我被领到他跟前，听导演一字一腔教我说：“伯伯，讲个故事吧！”几次排练，看我还够机灵，导演便叫试机。霎时顶灯通明，长镜逼前，一排高大人影围拢观瞻，我再也发不出声。如此数回，毫无起色。导演不甘心：“留他几天，习惯习惯。”接下来两天，我在棚中道具堆里爬上爬下，倒海翻江，终于把那堆庞大麦秸垛给轰然蹬塌了。导演见状，速速再试一次，见我仍是哑炮一尊，就送我抱着新玩具走了。这段经历幼绝星途，却超前赐我自知之明。而那个小捣蛋，无人责怪还礼送有加，当谢父亲面子大焉。

就读位育中学后，凡遇父亲新片上映，我和沐海总是直奔“国泰”或“东湖”影院。先睹为快之际，也想早点告诉他前后左右观众的评语。父亲重视观众和影迷的反应，力图日后改进。父亲也这般待我们。20世纪70年代，我有画展览，父亲不顾被揪挨批之风险，大口罩蒙面去参观，并负责地向我转达其“本意”和“民意”。沐海自改革开放初即经常回国开音乐会，父亲常至现场，若不能到现场就看电视转播。不仅欣赏，他还研究所演的曲目，尤其是洋歌剧，要搞清故事情节、作曲家生平、歌星特色，等等。这是为有资格与指挥家小儿子“平”论一番作准备。某次闻知沐海指挥经典歌剧要翻新版本，他甚至勾画了一批布景草图示儿，陈述独到“艺见”。

代表父亲接受“终身成就奖”

时空之轮飞转，落到2011年12月19日那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礼堂台上。我代表父亲接受中国艺术研究院颁发给他的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作如下发言：“我父亲汤晓丹101岁了。代表他来领奖，对我和汤氏家族都是莫大的荣誉。临行前我去医院看望了父亲，讨论受奖之事，并为他画了幅速写肖像。虽然体弱，他能读能听，还在画上签了名。现在，打开速写本，让肖像代替父亲见证他想说的话吧。他说：中华艺文奖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丰硕成果。我很清楚自己取得的一切离不开电影战线上和我并肩工作的同代人的奉献。很多人已逝去，没能参与这个奖，我有幸参与了。我为大家领奖……”

仪式毕，我乘高铁回上海，急驰华东医院，把奖杯、奖状、奖品和受奖人名册等摊放在病床上。父亲慢慢摸望着每件物品，露出坦然的微笑。

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虽经多方抢救，仍于一个月后长眠，享年102岁。我思绪万千不能寐，心中反复默诵着以前赠他的一首五律：“百年声望隆，导演自成宗。坎坷轻荣辱，平和淡富穷。金鸡倾尾力，银幕录头功。已撰三朝史，余晖映沪淞。”

1987年，父亲退休后，多次长住华东医院。但高龄和疾病压不住灵感，他移师绘画书法，有时在大宣纸上涂风抹景玩毛笔字，有时手握彩铅在小白簿上捕捉客容。他会即兴画套土月历自挂自娱，也会专心抄写英文名篇练习洋书法。他录下了百多盒影视节目，用的是早期的砖头型大盒带，在其空白标签上描题配图。这批磁带盒排列在书架上，五彩缤纷，别有情趣。他给破损的书包上新皮重画封面，还认真设计他和母亲在青浦福寿园的合葬墓地……

持久而广泛的“自学运动”

1910年，父亲出生于福建省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那里风景美，但交通不便。村民需徒步行至附近九龙江畔，乘小船蜿蜒划出山区，再转赴各地。

母亲曾带我陪同某影视团队去那里追拍有关父亲生平的纪录片。在遮天的古榕树荫里，我们一行人踏石阶鱼贯而下，到达九龙江边。渡口木码头立有石碑，上面刻着：“新圩古渡/原省委书记项南从这里走向革命/电影艺术家汤晓丹从这里走向艺术天堂”。目睹碑文我陷入沉思，想象着当年父亲离别家乡的场景。

电影导演汤晓丹　（油画）　汤沐黎　（中华艺术宫收藏）

1929年的夏季，19岁的父亲，在村头泪别慈母，孤身来到这个古渡。他幼年随父母侨居印尼，10岁回国。曾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回到村中帮木匠画家具度日。

那一日，船夫荡开双桨，一叶孤舟便渐行渐远……不管未来是祸是福，父亲“走向艺术天堂”的航程开始了。

到厦门再换海船抵达上海后，父亲立即投身左翼文艺圈，初凭投稿进步漫画谋生，继以制作通俗广告为业。1932年，他在天一影片公司画布景时，在名角急等开拍、老板兼导演邵醉翁突然病倒时，临危受命接手导演、剪辑和布景三职，完成了生平第一部影片《白金龙》，从此戴上专职导演的桂冠。

其实，父亲离家时全无拍摄电影的经验技能。他唯一的从艺史是童年曾跟随印尼乡镇木偶班巡演打杂，他出走的原始目标是美术而非电影。但为了生存，他奋力拼搏、成功转型，而这一切仅仅花了3年时间。

1934年，父亲在沪执导两年拍片3部后，被邵醉翁之弟、邵氏兄弟公司创始人之一的邵仁枚邀去香港合作拍片，直到1942年，父亲拒绝为日军拍摄美化他们侵略行径的电影《香港攻略》，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香港。在香港的8年，他拍摄了《金屋十二钗》《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14部影片，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被香港媒体誉为“金牌导演”。

有人说此乃运气，有人说天赋使然，我却认为这主要是父亲勤奋自学的结果。事业越红火，对导演学识的要求也越高。他深感补课的重要性，便展开了一场持久而广泛的“自学运动”。为增强编写能力，他亲自动手把小说改成剧本，导演了生平第二部影片《飞絮》。他练弹钢琴，方法是替室友——一位音专学生租了一架钢琴，让其省下琴房排队时间来给自己授课。课程包括乐理，以致20多年后他拍《不夜城》时，尚能读懂上影乐团王云阶作曲的五线总谱。另一位室友是剧社专职化妆师，他“近水楼台”向其请教舞台化妆术。他还勤晒太阳、勤做操，学习游泳，走哪游哪，体格良好随时能出外景。他自修外语，社交时碰上英文“说客”就练对话。他的衣袋里总藏着袖珍字典，随时随地掏出来读，连逃难途中这一习惯都未改变。去世后，父亲留下一百多部字典。

终于一脚跨进电影这扇大门

流亡重庆时，父亲邂逅做秘书的母亲，教她英文打字，由此牵缘。拍完抗日影片《警魂歌》，抗战胜利了，父亲回到阔别12年的上海，又拍了《天堂春梦》等3部影片。他和母亲先在泰安路上的电影厂宿舍寄住，上海解放后才在淮海中路上高塔公寓安家。

这时期父亲开始认真建立私人藏书库。他海量收集各国有关电影的理论书籍和技术杂志，就着字典啃读，做到了足不出户而知世界电影动态。他的藏书还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形成一个专业资料库。努力通读下来，基础扎实了，学养深厚了，各种题材自然都不畏惧拍摄了。作品层出，被业内划为全能型导演也就顺理成章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未当过一天兵的父亲，却以拍摄军事题材影片见长，执导了《南昌起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水手长的故事》《怒海轻骑》《胜利重逢》等众多军事题材片，这都得益于他的刻苦自学、潜心钻研。

回望父亲转型做导演的那3年，我发现有一点相当重要，即他当时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互帮互学的好友，苏怡、沈西苓、许幸之、司徒慧敏、柯灵、朱光、陈曼云、曾雨音、赖羽朋……对他电影事业的启航影响甚大。特别是其中两位：一位是左翼老牌编导苏怡，当时他在艺术剧社、大道剧社担任要职。父亲频繁去看话剧排练，从这位比他年长10岁的老大哥那里学取掌控舞台剧的经验。另一位是父亲参加左翼艺术家聚会被捕，在拘押时结识的狱友。他俩都对电影有狂热的兴趣，出狱后就结伴过瘾，方法是买票进虹口大戏院，怀揣干粮泡一整天。他们反复观摩上演的每部片子，背诵全套台词，拆解分析摄影、用光、剪辑、音响、表演、美工和特技的处理，直至烂熟于心。这位狱友不是别人，正是留日归国、后因导演电影《十字街头》而闻名的沈西苓。可想而知，两位才子如此彻底的交流，会擦出多么灵性的火花！

父亲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了各种创作手法，培养了独立的艺术见解，更明确了追求的方向。电影是门综合艺术，作为其灵魂的导演需要强大的综合力来掌控全局。当美术基础、音乐修养、编剧能力、舞台实践、摄片程序、化妆技巧乃至健康体魄都到位时，这种综合力就形成了。此时若收到剧本，父亲应该胸有成竹，挑得起这副重担。问题是，他本人觉悟到了吗？答案是，未见得。他不愿放弃苦心经营的小广告社，没有主动打入电影圈的迹象，如果天下太平，也许他会终老一介画匠。

但人生充满了变数，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入侵上海，摧毁了父亲在杨树浦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住所和广告业务。他避难投奔苏、沈二人，心存感激，到天一帮忙，独立创作了影片《小女伶》的布景，并被正式录用为布景师。这可是天赐良机啊！偶然耶？必然耶？离乡背井，闯荡江湖，三载忐忑，原名汤泽民的父亲终于一脚跨进了电影这扇“走向艺术天堂”的大门，新名汤晓丹。

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阳光破雾，江鸥掠过，长鸣一声，将我从沉思中唤醒。影视组拍摄完了古渡口，要移镜换地了。

接着，我们随访了父亲出生的那幢“祖屋”。他走后，胞弟禧承也离家，经香港辗转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出关东北。父母先后病故，“祖屋”长年无人居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活富足了，当地政府和百姓出资翻新扩建了“汤晓丹故居”。我把部分父亲用过的家具、书籍等物品，以及所画父母肖像、家乡速写都交由故居陈列。沐海也数次率团去那里开音乐会。最近收到的照片显示故居已成当地各族人民开展多项文艺活动的热门场所。

父亲辞世后，他的电影工作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套三本日记逐日记载了新中国成立60年里父亲所拍影片的经历，书名由他亲定为“沉默是金”，隐藏了下半句“是金子总会发光”。父亲之意：话要讲，关键在什么时候讲。导演这职业，除了对讲话要求高，对牺牲精神要求也不低。父亲有三次大难不死的经历。首次是1932年日军夜袭淞沪，他凌晨迁回到北四川路桥头。面对日军的枪炮封锁，中弹者纷纷落水。他不愿退回日占区，心一横，向前猛冲穿抵对岸，再转移至法租界天一公司宿舍。当时若临阵胆怯或不幸落水，也就没有随后的电影故事了。第二次发生于1956年率摄制组大队人马去新疆拍片现场。父亲在海拔5445米高的博格达山顶马失前蹄，几落断崖，脱险后“三军欢呼，勿失主帅”。末次是1986年为拍《荒雪》，在黑龙江雪地翻车，摄制组多人折骨伤筋，76岁的他仅擦破点皮。父亲拍军事片外景多，事故危险也多。遇洪水台风袭击，遭火车门砸头破血流，被铁屑嵌眼手术取出，森林里恶虫钻肤，还有雨中山路滑倒之类，都是家常便饭了。1977年四赴黑龙江达斡尔族边区拍摄《傲蕾一兰》，行程共47000公里。他有牺牲准备，出发前夕说：“我这个人即使要死，也不会死在家里。”颇有古人“马革裹尸还”之悲壮。人们称他“银幕将军”，并非虚名。

父亲也有遗憾，那就是他计划中的3部片子未能实现拍摄的愿望。好在他这辈子完成了另外43部电影作品（加上短片、纪录片、翻译片、顾问片及话剧，达50多部），获得4次（原）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因拍《廖仲恺》而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他还在实践中带出了于本正、鲍芝芳、包起成等下一代优秀导演。他的成就和精神遗产，与他的同辈一起，已由历史论定。

父亲在他的自传《路边拾零》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如果说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么首先就是我甘当人家的学生，不耻下问。其次就是老老实实地自学。我认为自学可以成大材，古今中外不乏先例。我从踏进电影公司大门开始，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学习，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语言朴素，但每次重读都给我新的动力。

南京盐水鸭
饱满肥美 肉嫩油润 咸香味醇
正宗桂花鸭　地道南京味 整箱5只装
9月10-16日7天特惠仅需59元/只

盐水鸭是南京著名特产，是金陵菜的代表之一，又叫桂花鸭。因南京有“金陵”别称，故也称“金陵盐水鸭”久负盛名。

特大优惠 送货到家

为推广地方名吃，让老百姓吃上地道的南京盐水鸭，厂家采取快递方式直接送货到家，（整箱5只装590元，每只净重1000克）的南京盐水鸭，9月10日-16日这7天工厂价直销整箱装5只仅需295元，每只2斤仅需59元！二百多块钱就可以尝到5只共10斤桂花鸭，非常划算，每个家庭限购2箱，真空包装，保质期180天，均为新批次，可以放心购买存放。

正宗桂花鸭 地道南京味

南京聚客维食品有限公司 广告

订购送货热线：
400-836-5059
★ 整箱免费包邮快递到家★方便快捷 避免商场接触

此生只为守敦煌

常书鸿传

叶文玲 著

教育部只给了一个空心汤团

陈县长走了以后，常书鸿在当晚记录道：

……这位县太爷在我们全体人员说得唇干舌燥的联合“攻势”下，总算答应了我们的条件：一是以敦煌县政府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再发出联合通告，在全县各地张贴。通告内容一是宣布敦煌千佛洞（又名莫高窟）收归国有的消息；二是保护千佛洞、禁止放牧牲口和私自进入洞窟，对违者施以处罚条例。

最后，陈县长总算同意马上派人来研究修墙计划。

就这么两件事，我们与他整整磨了一天牙！对于这样的县太爷，我总算记住了以后要对他的言行“立此存照”，否则，你简直无法与他进行实质性的合作。

我真没有想到，要保护敦煌的莫高窟，首先还要和这些敦煌的官僚作斗争！

中寺的土炕小桌上，常书鸿和会计辛普德，看着县里派来的那个万科长噼噼啪啪地打着算盘。打完后，万科长宣布道：这道土夯墙，按2米高、2千米长计算的话，要2.7万个工。一个工的工钱是1元，就需要2.7万元；加上材料、工具，不能少于3万元；每天按300个人工施工，最快也需要3个月才能竣工！

“什么？”常书鸿吃惊得又倒吸一口凉气。现在，他手中只剩下1000余元，还要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费用，尽管他们一到敦煌就给教育部发电报要求汇款，可是已经3个多月了还是杳无音讯。现在，这位万科长算盘噼噼啪啪一打，两片薄薄的嘴唇一碰，就碰出这样的“天文数字”，不能不叫他心里打哆嗦！

他何必跟这个万科长多费唇舌，跟他诉苦、提什么要求都是无济于事的。他笑笑说：“好吧，反正，我们只能根据实力办事，我们已经给教育部发电报了，如果远水不解近渴，我们就先修一个短的，哪怕只修一千米长也好。不修，就是误国、误军机的行为！请你给陈县长带话：无论如何，我们这墙一定要筑起来！我们只希望他也快点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这项工作！”

这时，龚祥礼拿了一张人物素描来请教常书鸿，常书鸿拿起铅笔，轻轻说了两句，稍稍改了一两根线条，素描中的那个人物易喇嘛，就立刻传神而生动了。

万科长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轻轻惊呼道：“常先生，神笔，你真是神笔啊！”

龚祥礼瞟了他一眼，讥嘲地说：“你才知道啊？！我们常老师在法国就拿过好多次金奖的，他还是……”

常书鸿做了个手势，又用眼神示意小龚不必多说，便道：“小龚，可以了……”

龚祥礼这才会意，拿着画稿走了。

万科长还在一个劲地跷着大拇指，啧啧不休：“常先生真了不起，神笔，真是功夫到家的神笔啊！”

常书鸿皱眉说：“万科长快别恭维了，你说我神笔，可这支神笔落到这里，遇到钱财上的事，还不是照样一筹莫展！”

“哎，像常先生这样有能耐的，怎能说换不来钱？只要你肯为人画像，到时候说不定你要多少钱就有多少，别人不说，我们陈县长本人就很喜欢画的，家里不知藏了多少名家的画呢！假如常先生能……”他突然住了口。

常书鸿摇摇头，没待他往下说就朝他挥了一下手，似要挥走这个令他不那么愉快的话题。

这天下午，他又给教育部发出第四份加急电报。

这份电报发后，总算收到了回电。回电说：同意筑墙，款随后汇。

就这八个字。有这八个字，还不够吗？太够，太够了。筹委会的人，就像要过年似的喜气洋洋。

但是，教育部好像只给了一个空心汤团，电报上明明说了“款随后汇”。但这“随后”，一直“后”了一个月，还不见任何动静。

常书鸿再次感觉到：敦煌实在是太远太远了，办点事这么难！

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些令他爱不够看不尽的壁画、塑像以及同样数不清的飞天们，统统称作他的心目中的“精灵”了——不消说一两天，哪怕一天半天不来转悠一圈，他也办不到。

这会儿，他转着转着，就又转到了第16窟甬道北壁耳洞的第17窟。

第17窟内早已空无所有。可这第16—17窟的故事，现在已尽人皆知。

王圆箓，你这个混沌愚昧的王道士啊！

到达千佛洞的第一天，常书鸿就注意到了那座在莫高窟前矗立的道士塔。

王圆箓的虔诚崇拜者，在空旷的千佛洞，在这块风水宝地为他塑了这座颇为巍然的碑塔，那嵌在塔身正面的洋洋千余字的碑文，更加说明这个塔就是王圆箓的功德碑。

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发现往往从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引起，这个震惊中外的著名事件竟然起因于一根点烟用的草棍，这事件本身就离奇得不可思议。这既是传说，又是事实。这个事实，作为56年前就已入寺并在如今升到住持一职的易喇嘛，也屡作此说。

易喇嘛说，当然他也是后来听说的——

王道长（他总是这样称呼王圆箓）在世时，除了去为寺院化缘，就年年在洞窟清理流沙，那年（1900年）他让那个雇来为上寺做文案的杨师爷在第16窟的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许是写得困倦了吧，杨师爷忙里偷闲吸起了旱烟袋，点烟用的，是一根芨芨草棍。这日，他将草棍插在身后的墙缝中，那丝丝缕缕的烟竟然歪向一边——嘿，墙缝中竟能吹出恁大的风！杨师爷这就称奇了！他又用旱烟锅磕磕那墙，声响很大，是很空洞的那种声响！杨师爷自觉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就告诉了王道长，这日（5月25日）半夜，王圆箓就和杨师爷破了这道墙壁！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发现的由来！

这举世震惊的发现竟是出于这样的偶然！

（十八）　连　载